

龟

《龟兹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主编 张国领 裴孝曾

兹

龟兹文化研究

(一)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文

化

龟兹文化研究

《龟兹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主编 张国领 裴孝曾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

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龟兹文化研究(一)/张国领,裴孝曾主编;《龟兹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978-7-228-10027-9

I. 龟... II. ①张... ②裴... ③龟... III. 龟兹—文化史—研究
IV. K2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089 号

责任编辑 杨振明

装帧设计 王 洋

龟兹文化研究(一)

《龟兹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主编 张国领 裴孝曾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37.50
字 数	111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3 501—4 500 册
国内定价	180.00 元

中华文化之宝藏

东西文明之荟萃

王季泉

二月六日

会员委群融《案册外文》



《龟兹文化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刚(中共阿克苏地委委员、库车县委书记)

副主任委员 艾则孜·木沙(县委副书记、县长)

刘全山(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

张国领(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热汗古力·买买提(副县长)

委 员 倪剑峰(县委办公室主任)

买买提明·阿不力孜(政府办公室主任)

艾合买提·克比尔(宣传部副部长)

艾合买提·铁木尔(文体局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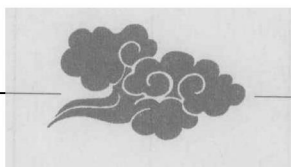
胡永兵(财政局局长)

常 华(县委史志办主任)

裴孝曾(原县委史志办主任)

主 编 张国领 裴孝曾

编务人员 杨 玲 孟亚娟 冯瑞兰 高凤华 陈叶红



20 世纪龟兹学研究之集大成

(引 言)

周菁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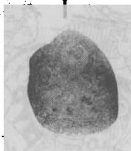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叶,随着俄国人毕里索夫斯基、奥登堡,德国人克伦威德尔、勒柯克,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渡边哲言、堀贤雄、橘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对龟兹地区的探险与考察,使得鲜为人知的龟兹文化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极大兴趣。特别是 1920 年克伦威德尔出版的《古代库车》和 1937 年大谷探险队出版的《西域文化史研究》,可以说是龟兹文化的研究始端。

之后有我国学者冯承钧先生、向达先生、季羨林先生、阎文儒先生、常书鸿先生等均对龟兹文化展开了研究,但真正全面深入研究龟兹文化的工作则是由 20 世纪下半叶一批植根于新疆工作几十年的学者们共同开展的。

季羨林先生说过:“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而龟兹地区正是这四种文化的交流之地,龟兹文化正是东西方文化融会的结果。

龟兹文化如此之重要,但长期以来因宣传不够,在国内仍有许多人对此不知。特别是学术界中常提到的中国四大石窟往往是指: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而实际上应该是龟兹、敦煌、龙门、云冈。

国内有敦煌—吐鲁番学会,其研究成果斐然,但龟兹才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汇的最应该关注的地方。目前,研究这种现象和



引言



汇流规律的地方,最好的最有条件的就是新疆的古龟兹。

张国领、裴孝曾先生主编的《龟兹文化研究》(一)、(二)、(三)、(四)正是展示 20 世纪龟兹文化研究的集大成,全书 16 开分四大卷本出版,洋洋 400 余万字。其中包括“龟兹古国文明”、“龟兹与都护府”、“龟兹佛教文化”、“龟兹石窟艺术”、“龟兹音乐舞蹈”、“龟兹文物考古”六大部分及其序、引言、篇目简介等。该书将散见于全国书报刊杂志中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论文(著)分门别类地选收录其中,是目前国内惟一一部全面展示龟兹文明之大作。既是对 20 世纪龟兹文化研究之总结,又是对 21 世纪乃至今后龟兹文化研究的指导并提供参考。

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专著并不少见,但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直接以“龟兹”命题的论著,其中代表性的有朱英荣先生的《龟兹石窟》;姚士宏先生的《克孜尔石窟探秘》;苏北海先生的《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刘锡淦、陈良伟先生的《龟兹古国简史》;冯斐先生的《龟兹佛窟的人体艺术》;龟兹石窟研究所主编的《龟兹艺术研究》和《龟兹佛教文化论集》等。

二是以其他形式命题,但内容中有许多关于龟兹文化的专论,其中代表性的有《中国美术全集·新疆壁画》;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常书鸿先生的《新疆石窟艺术》;阎文儒先生的《中国石窟艺术总论》;《新疆艺术》编辑部编的《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丝绸之路造型艺术》;周菁葆先生的《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丝绸之路的宗教文化》;吴焯先生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林梅村先生的《西域文明》;孟凡人先生的《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余太山先生的《西域文化史》;穆舜英、张平、祁小山先生主编的《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张光福先生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等等。

此外,有关龟兹文化研究的论文则散见于全国许多刊物中。其中龟兹史地学以向达先生、苏北海先生、薛宗正先生、余太山先生、刘锡淦先生、钱伯泉先生、侯灿先生等人的研究为代表。

龟兹宗教学以任继愈先生、朱英荣先生、姚士宏先生、陈世良先生、吴焯先生、丁明夷先生等人的研究为代表。

龟兹石窟考古学以阎文儒先生、常书鸿先生、宿白先生、晁华山先生、朱英荣先生、马世长先生、贾应逸先生、姚士宏先生等

人的研究为代表。

龟兹艺术学以潘怀素先生、谭树桐先生、张光福先生、谷苞先生、周菁葆先生、霍旭初先生、周吉先生、冯斐先生、袁廷鹤先生、徐建融先生的研究为代表。

龟兹文物考古学以孟凡人先生、王炳华先生、张平先生、刘松柏先生的研究为代表。

此外,有关龟兹地区人种学的研究以韩康信先生为代表;有关龟兹地区语言的研究以季羨林先生、林梅村先生为代表;有关龟兹地区的屯田研究则以赵予征先生为代表等等,不一一例举。

从本书收集到的论文(著)中可以看出,龟兹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史地学角度强调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王朝就已在龟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统管西域行政。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中央王朝再次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雄辩地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领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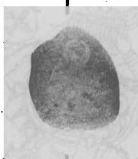
从人文科学角度论证了龟兹地区是中外宗教交汇之地,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南亚的佛教;东亚的道教以及藏传苯教均在龟兹地区流传。其中祆教、景教、佛教都是从龟兹地区传入中原的。

从龟兹艺术学角度研究了中国石窟的兴起,壁画的创作,内容的考释,建筑的遗存以及对中原石窟艺术产生过的积极影响。

尤其在龟兹乐舞艺术方面更有突破性研究。唐代的《十部乐》中有七部来自西域,且以“龟兹乐”为代表。但“龟兹乐”与现今维吾尔音乐之关系却有难解之谜。民族学者的研究虽然成果累累,但却难以说明那些古代土著人创造的龟兹文化与现今维吾尔族究竟有什么关系。

民族音乐学家们则从音乐研究中揭示了西域历史上许多并不翔实的问题,从音乐结构、音阶调式、乐器编配、舞蹈艺术等方面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当今维吾尔乐舞艺术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过程,维吾尔“木卡姆”是古代“龟兹乐”的延续与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汉唐时期龟兹地区的屯垦是一项基本国策,沿续至今,对巩固西域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龟兹经济的



引言



发展,保障“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该看到的是,在龟兹石窟艺术研究上成绩斐然,这与龟兹石窟研究所抢救保护现存石窟遗址有直接关系。虽然龟兹石窟群尚存 513 个洞窟,但真正保存有壁画的只有 166 个洞。龟兹石窟研究所的同志,从繁华的城市来到偏僻的山沟里,默默无闻地、长年累月地忍受孤寂,精心地保护这些珍贵文物,使瑰丽多彩、形象绰约、栩栩如生的壁画、佛像、题记完好地得到保存,为龟兹文化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龟兹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诸如龟兹地区人种的变化;石窟壁画的分期断代;中外文化交流中龟兹文化的主题性;古代龟兹地区的语言衍变;古代龟兹的民俗;石窟文物的科技保护;龟兹艺术与科技产品的开发;龟兹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等等,仍需要深入地研究。

龟兹学的建立还需要在体系结构上更加完善;还需要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比较研究;还需要加强龟兹美学的研究;更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叉性研究上有更新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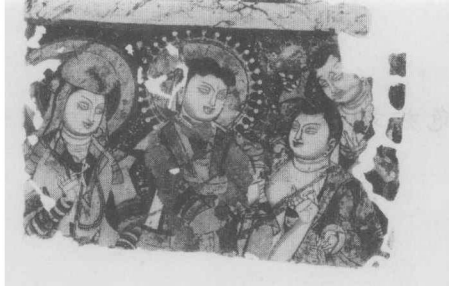
当我们面对龟兹壁画中那“曹衣出水”的线条,“平涂晕染”的着色,凹凸画法的传神,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不得不为一千多年前古龟兹人的艺术水平而折服。

不是佛教艺术给龟兹带来了什么高尚的审美意识,而是龟兹本地的审美经验决定了佛教艺术的表现。古代龟兹生活中的人的美,是佛教艺术表现神的美的依据,神的形象的人格化,正是佛教艺术的魅力所在。

随着龟兹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龟兹文化研究》一书,将会更加体现她的历史价值。

周菁葆

2006 年元旦



541

目 录

20 世纪龟兹学研究之集大成(引言)	周菁葆(001)
--------------------------	----------

龟兹古国文明

“丝绸之路”与西行行纪考	季羨林(003)
屈支国考	周连宽(022)
汉唐龟兹人的内迁及其扩散	钱伯泉(037)
龟兹回鹘的历史发展	李树辉(046)
回鹘西迁与安西回鹘国	钱伯泉(086)
龟兹回鹘国始末	钱伯泉(105)
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	田卫疆(116)
西州回鹘	王日蔚(125)
龟兹回鹘国与裕固族族源问题研究	钱伯泉(135)
汉唐时期龟兹经济的几个问题	尚衍斌(144)
龟兹经济与龟兹文化	朱英荣(154)
试论中原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	朱英荣(170)
焉耆—龟兹文及其文献	李 铁(176)
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刘迎胜(180)
论龟兹白姓	向觉明(190)
再说龟兹白姓	冯承钧(192)
《论龟兹白姓》兼答冯承钧先生	向觉明(196)
《论龟兹白姓》答刘昉遂先生	向觉明(199)

龟兹白姓和佛教东传	陈世良(201)
隋唐时期塔里木城邦诸国的社会生活	薛宗正(210)
古代龟兹服饰述略	尚衍斌(222)
库车、阿克苏、乌什之古名	[法]伯希和 著 冯承钧 译(227)
龟兹语考	[法]烈 维 著 冯承钧 译(231)
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	[法]烈 维 著 方壮猷 译(247)
吐火罗语与库车语	[法]伯希和(260)

龟兹与都护府

汉代设立使者校尉和西域都护府	任一飞 安瓦尔(301)
西域都护的建立及西域属国状况	安作璋(308)
论两汉西域都护府	卢 苇(320)
汉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	洪 涛(330)
汉西域都护的建制及其作用	安作璋(336)
西汉西域都护略论	李大龙(349)
西汉西域都护所辖诸国考	周振鹤(357)
关于西域都护与僮仆都尉问题的质疑	刘锡淦(361)
汉代西域都护府的由来	
——兼谈郑吉的历史功绩	贾应逸(365)
唐代安西都护府史略	吴玉贵(371)
唐代都护府之设置及其变迁	萧 初(430)
安西大都护府历任大都护考略	刘松柏(439)
唐代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	杨建新 卢 苇(463)
关于安西、北庭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薛宗正(475)
唐代碛西二府建制沿革考索	薛宗正(482)
安西、北庭都护府与唐代西部边疆	林超民(503)
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和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	任一飞 安瓦尔(512)
唐四镇都督府的建制	薛宗正(519)



唐安西四镇考	张建侯(529)
唐初复置四镇问题	王文才(537)
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	王小甫(542)
安西四镇之建制及其异同	[日]大谷胜真 著 周一良 译(554)
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建制研究	钱伯泉(561)
唐安西、北庭行营建制述略	薛宗正(572)
有关唐安西乌垒州等地望考	张 平(582)
后 记	编 者(591)



龟兹古国文明





龟兹古国文明

龟兹为西域大国,龟兹一词始见于《汉书》。在史书和佛经中又有多种异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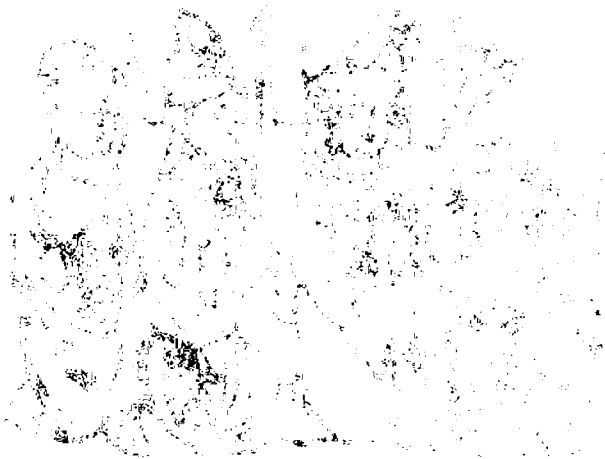
龟兹位于欧亚大陆深处,处西域中心地带,因远离海洋,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龟兹地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范围,一般说大致西起乌什,东至轮台,北入天山,南抵大漠。龟兹是城郭国,有自己的城池,而且王宫壮丽。

从龟兹境发掘的古人类遗址证明,早在新石器晚期龟兹的先民们就在这块绿洲上从事农牧业生产。多少年的历史变迁,又有许多氏族、部落迁居龟兹,因此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这片地方,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龟兹文化。

龟兹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实行王权世袭制。国王姓白,头系彩带,坐金狮子床。其风俗,男女都剪发,惟国王不剪发。还有自己的刑法,杀人者死,劫贼断其一臂,砍掉一足。

龟兹物产、矿藏资源丰富,龟兹镇是“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通道。规定税收准地征收,无地者则税银。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促进了货币流通,除中原王朝的货币在龟兹流通外,龟兹在当地也铸造钱币。

龟兹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语言为乙种吐火罗语,使用的文字如《大唐西域记》载:“取则印度,粗有改变”。



【“丝绸之路”与西行行纪考】

季羨林

一、龟兹和焉耆两地的名称

龟兹和焉耆,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为新疆“丝绸之路”北道(也有其他说法,下祥)大国。虽然名为两地,然而在地理上、历史上、民族上、语言上、宗教信仰上等方面,实为一体。因此,我现在叙述两地的佛教时,放在一起叙述。然而,究(毕)竟是两个地方,古代称为两个“国”,所以有时还要分开来叙述。总之是有合有分,视客观需要而定,这样才能使轮廓分明,使读者得出一个清晰的概念。

有一点必须在这里先提出来,加上说明。两地虽同为佛教重镇,但是,在许多佛教史中,比如日本学者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等等,都只为龟兹的佛教列专章,而焉耆不与焉,其故何在?窃以为,在佛教信仰对外扩散的影响方面,对中国内地的影响方面,焉耆远不能望龟兹项背,不为焉耆列专章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一) 焉耆^①

在中国古代典籍和佛典中,焉耆一地有许多不同的名称。我先根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把名称抄在下面,再加以必要的补充:

“焉耆(《后汉书·西域传》)、焉夷、僞夷、夷焉、鄢夷、乌耆、乌辛、乌夷(《一切经音义》)、佉夷(《法显传》)、乌耆(《一切经音义》、《释迦方志》)、邬耆、阿耆尼(《大唐西域记》)、亿尼(《月藏经》)、忆尼、婴夷(《一切经音义》)、乌缠、焉祇(《一切经音义》)②先抄一点材料。”

《一切经音义》,卷82,④54,第836页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慧琳撰:“阿耆尼国(夹注)佉伊反,胡语也。或出焉祇,佉音巨乙反。”

《一切经音义》,卷82,第873页:“阿耆尼国(夹注)两磧之西第一国也。耆,音祇,古曰婴夷,或曰乌夷,或曰乌耆,即安西镇之中是其一镇。西去安西七百里。汉时

楼兰、善善、危须、尉犁等域,皆此地也。或迁都改邑,或居此城,或住彼城,或随主名,或互相吞灭,故有多名,皆相邻近,今成丘墟。”

《大方等大集经》卷 55,《月藏分》c④13,368b:尔时世尊以亿尼国付嘱勇健执蠡大夜叉,将千眷属(中略)“汝等共护亿尼国!”

再作几点阐释。

第一,慧琳(依)《大唐西域记》,在列举了许多名称之后,最后一句话“今成丘墟”,显然不会指焉耆(阿耆尼),否则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不会写“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下略)”。

第二,亿尼是否是焉耆的问题,德国梵文学家吕德斯在他的论文《东土耳其斯坦历史和地理的再研究》(Weitere Beitr ~ ge zur Geschichte und Gographie von Osttürkestan, Philologica Indica S. 622)中,作了详尽的论证,证明“亿尼”就是“焉耆”。

第三,在克孜尔梵文残卷中,“阿耆尼”作“Agni”(上引书, S. 621)。

第四,请参阅日本学者水谷真成译《大唐西域记》“阿耆尼”注,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的《大唐西域记》译本的注。也请参阅 Thomas wa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1. P14ff. “阿耆尼”的注释。都不再征引。

(二) 龟兹

在中国古代典籍和佛典中,龟兹有许多不同的名称^③。

龟兹(《前汉书》)、丘慈(《新唐书》)、归兹(《申日经》)、丘兹(《悟空入竺记》)、邱兹(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邱兹(《密迹金刚力士经》)、屈茨(道安:《释氏西域记》)、苦叉(元《经世大典》)、俱支囊(《梵语杂名》)、俱之那(《梵语杂名》)、屈慈(《新唐书》)、屈支(玄奘:《大唐西域记》)、归兹(礼言:《梵语杂名》)、归慈(《出三藏记集》)、苦先(《元朝秘史》)、拘夷(《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曲先(《明史·西域传》)。

名称抄完,还必须作点补充,一是抄点资料,二是作点阐释。

先抄资料。

《一切经音义》卷 28,④54,496b《妙法莲花经序》,慧琳撰:“龟兹(夹注)上音归,下音谿,胡国名也,即安西四镇是也。”

姜林按:慧琳在这里把“龟”字注音为“归”。

《一切经音义》,卷 82,④54,836C,玄奘《大唐西域记》卷 1,慧琳撰:“屈支国(夹注)上,君物反,即安西龟兹国。”

《一切经音义》,卷 28,第 837 页载:“屈支国(夹注)上,君物反。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乌孙,或乌曩,案番国多因所亡之主立名,或随地随城立称,即今龟兹国也。安西之地是也。”如上多名,并不离安西境内。”

姜林按:慧琳这一段音义颇出人意料,他把古代西域一些民族同龟兹联系起来。他说了些“或曰”、“或名”之后,最后来上一句:“并不离安西境内”,前后似有矛盾,上

面他曾把“龟”音改为“归”，现在又改为“君物反”，也是有矛盾的。

再作点阐释。

上面抄录的名称中有“俱支囊”一词。这个词儿见于唐礼言的《梵语杂名》(⑤54, 1233 ff.)。值得注意的是,礼言是“归兹沙门”,“归兹”当然就是龟兹。上面我引慧琳音义,“龟,音归”。这又添了一个证据。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这个“囊”如何解释。礼言是龟兹人,在正文中,他不写“归兹”,而写“龟兹”,梵文译音“俱支囊”,梵文原是 Kuciṇa(⑤54, 1236a)。德国梵文学者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他的论文《东土耳其斯坦的历史和地理研究》(Heschichte und Geographie Ostturkestan, 见 Philologica India, S. 529)中,把“俱支囊”解释为 Kuci(龟兹)的复数属格 Kucin * m. 这样看上去似极有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唐智广《悉昙字记》(54, 1186ff.)在开头一段类似序或导言中说:“悉昙,天竺文字也。”

《大唐西域记》云:“梵王所制,原始垂则,四十七言。遇物合成,随事转用,流演支派,其源浸广。因地随人,微有改变,而中天竺特为详正……会南天竺沙门般若菩提,莽陀罗尼梵挟,自南海而谒五台,寓于山房,因此受焉。与唐书旧翻兼详中天音韵,不无差反……因请其所出,研审翻注,即共抒轴,科以成章。”

在这里,请注意几点:

第一,这一本《悉昙字记》是根据南天音撰成的。

第二,中天音特为详正。后面,页 1188a, na 挪(那)字有夹注说:“捺不反,音近那可反。余国有音,音囊。”意思就是 na, 南天音读若那,而“余国”读为“囊”。“余国”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我有一篇论文:《所谓中天音旨》(见《季羨林文集》卷 7, 第 445 ~ 474 页),详细论证了中天音有一些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 na 读“若囊”(请参阅,不再征引)。礼言注 Kuciṇa 为“俱支囊”,显然遵守的是中天音旨。其他一些 na 字,他也以“囊”字注音。比如 1236 页“龙”;naga, 他注为“囊娥”。类似的例子还多,不一一列举。总之,俱支囊的“囊”字是中天音,与复数属格的 nām 无涉。

第三,克孜尔梵文残卷中,屈支作 kuci。

第四,请参阅日本学者水谷真成译《大唐西域记》“屈支”一条的注释,以及其他日本学者翻译《大唐西域记》的有关注释,不一一征引。又请参阅 Thomas Waters 的 On yuan chwangs in India, vol. 1, p. 58ff. 有关屈支的注释。

二、中国史籍中有关两地的记载

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抄不胜抄。我现在主要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二十五史》,把有关两地的记载抄录一些。因为这些记载与我要论述的各种有关两地的的问题都或多或少有些关联。有了正统的历史记载,会对了解一些问题有所帮助。

《史记》《史记》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其第 123 卷,《大宛列传》卷 63,主要